

四庫

全書

四庫全書

全書

第七二四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思辨錄輯要
正學隅見述
雙橋隨筆

清陸世儀撰
張伯行編……………一

清王宏撰著……………三四一

清周召撰……………二七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膳錄監生臣蕭文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思辨錄輯要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

國朝陸世儀撰世儀字穉亭太倉人是書乃劉記師友問答及平生聞見而成儀封張伯行為汰其繁冗分類編次故題曰輯要明非世儀之完本也凡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致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輯要

誠正修齊治平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十四門世儀之學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主於施行實政不空為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為篤實故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

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所以來迂拙之誦也其言皆深切著明足砥虛憍之病雖其中如修齊類中必欲行區田治平類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闊之失而大端切於日用不失為有裨之言惟伯行意主貪多往往榛櫟勿翦甚至如頭容直一條王周臣書

屋簷語一條之類前後重出亦失於刊除倘擬採英華汰其枝蔓則彌為稍善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

紀昀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

陸

費

墀

思辨錄輯要序

余既編輯濂洛關閩之書以示學者而於古今著述家有一言之幾於道者皆欲表而出之以為羽翼爰得梓亭陸子思辨錄一編愛翫不釋手乃重訂以行於世而為之序曰內聖外王之道燦著於六經折衷於四子而發揮闡繹於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後之著書立說者非淺陋卑近則淪於空虛入於邪異師心自用畔道離經謂之不知而作可也故有志聖賢之學者惟取六經四子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虛心學問俛焉日有孳孳而著書立說不惟不可亦不必也雖然中庸言博學審問而即繼以慎思明辨者蓋思之欲其慎然後體之於身者精切而不浮辨之欲其明然後措之於事者詳密而不奢斯能收學問之功以為篤行之地此陸子思辨錄之所為作也陸子隱居講學無當世之責任而內聖外王之道存之不忘於心談之不離於口其所思辨者不外於六經四子

周程張朱之旨而補苴張皇不遺餘力時可以佐佑六

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旨之所未及筆之於書其思精切

而不浮也其辨詳密而不紊也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

書譬則神農本草黃帝內經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大

家之與博精深也得陸子為之別其溫涼升降之品指

其臟腑經絡之微釋其處方用藥君臣佐使之宜而又

自出妙心慧眼審運氣之不齊酌方土之各異務使用

之者可以破膏肓而起痿廢則陸子之為人心世道計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輯要

二

者至深遠矣豈與夫師心自用畔道離經漫欲著書立

說者比哉或以陸子為朱子後一人則余不敢知然其

於內聖外王之道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愚之辨之

既已有素不可謂非正學之干城也且既以思辨名書

則即以陸子一人之思辨發天下後世學者之思辨亦

何不可之有故序而刻之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冬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

之正誼堂

思辨錄輯要序

君子著書以傳道道不備而傳書書傳道未傳也夫道

何昉乎是太極之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物而聖人之所

以參天地育萬物起化於一心者也其原至遠其理至

微其體用至正而至大千聖百王傳之孔子孔子備千

聖百王之傳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然其後賴曾子子

思孟子傳之又賴周程張朱四五君子傳之得一傳之

之人則聖道明久之而不得一傳之人則聖道明而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輯要

復晦故天下不可無傳人也自朱子迄今五百餘年矣

其間非無人但傳之而適以叛之者有之傳道而不能

盡道之分量者有之吾謂非明睿之資不足以見遠非

廣博之學不足以窮微非有折衷諸子百家之識力不

足以崇正而闢邪非有損益唐虞三代之才幹不足以

抑小而務大今桴亭先生著述甚富而微言與義尤炳

著於思辨錄一書有無遠不屆之聰明無微不究之學

力又存之極其正推之盡其大直接危微精一之心傳

宏開起弊扶衰之道統其天人性命之際不過諸儒所
已言至於純粹透徹使智愚皆暢然各得者非諸儒之
所能言也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於
畫一變通使古今皆可確見施行者即大儒鮮有能言
之者矣天生梓亭是曾子以下六七子之靈之所憑依
以光大吾孔子之傳者也是書行吾知叛道者有所畏
而不敢不能盡道者有所企而思奮矣同學弟馬貞圖
拜叙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輯要
序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輯要卷一

太倉陸世儀撰

小學類

吾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
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
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蒙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
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
番手脚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
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輯要
卷一

小學之書大公所集備美然予以為古人之意小學之
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
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
經讀者以為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
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
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仿明道之意採

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為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伴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肅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為容易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今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為何物身于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節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幼儀外更欲斟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射

諸禮為禮書

喪禮不可豫習擬另編為一卷俾學者居喪時讀之

文廟樂舞及

宴飲升歌諸儀為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仍讀四書

兼習書數暇日則序於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

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

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

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

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

誦讀且不能誦讀矣令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

詩句直是無謂

凡弟子學寫做書不獨教他字好即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先儒教小兒習字先令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稍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習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寫十紙既畢後歇讀書一二

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

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日後寫多運

筆如飛不至走樣亦是一法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

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却讀註亦可蓋弟子讀書大

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

弟至愚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

法況孟子一書分章甚長今子弟讀孟子連集註讀多不知首尾每每易於漏脫若先讀正文亦可免此病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為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定須教以前法

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威儀蓋恐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別集

四

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則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簡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憚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計漸生矣此時而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簡束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

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豈古人之意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材之壞皆由于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材務捷得聰明者讀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材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別集

五

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

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傳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即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此等氣習沁入心腑人才何緣得成就

家庭之教又必原於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
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
以名利嘗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
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蓋
當時朝廷之教甚嚴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則累
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孩提之時苟或不肖則其父兄
必變色而訓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累
既深所以居官之時雖九死而靡悔也

欽定四庫全書

忠節錄

六

洒掃應對進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
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然應對進退貧士家猶或
有之至於洒掃則貧士家亦絕無之矣偶過友人姚
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洒掃應對進退皆令次
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其高
風如此為貧士者可以規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內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文是習其事義是詳

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
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知由粗以及精自有因年而進
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曹丕典
論論文自言八歲即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
於書數尤易為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
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
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

欽定四庫全書

忠節錄

七

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
知古今文字篆印章書幅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
為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
為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并音畫亦多訛謬者
少此一段工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好歌舞者蓋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
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
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

者或并過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蒙養之端難矣

朱子蒙卦註曰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搏搗博奕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返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姦聲淫色不留聰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為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為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古今以來女子知書義而又閑禮法如曹大家者有幾不然徒以染淫而已李易安朱淑真使不知書義未必

不為好女子也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二語真教女子良法必讀內則恆其多載酒漿籩豆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曰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大學類

古者十五入大學自稍有知識合下便教他為聖為賢
故後來成就得大人物今則惟讀書取科第矣大字
之義不知何居

玩朱註大人之學四字則知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
不知今之學者肯自居於小人之學否不肯自居於
小人之學而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何茫茫也
今人見人講學便指為道學不知人自十五入大學時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
卷一
已個個講道學矣習而不察反以為非笑盡反而自
思乎

今之學校即古之大學古者入而後學今者學而後入
古者之學主於修己治人今則口耳佔畢而已不知
於朝廷何補

今人好學佛學仙而不好學聖人不知聖賢大學之道
也未嘗見人立地成佛而欲立地成佛未嘗見人白
日升天而欲白日升天明明地放着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而決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謂大感
西銘不可不讀不讀西銘不識萬物一體氣象學者心
胸終不得開拓有語之以大學之道者乃反以為分
外也

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錄議論甚高氣象甚濶初學者
讀之可以開拓心胸

陸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徑大人不做却要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
卷一
為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
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
起志於聖人之道朱子曰人為學當如築九層之臺
須大做腳始得具此胸襟方可與入道今人自待甚
薄何與語此

全仁義禮智之德而不能得位行道是為天地負我具
耳目聰明之質而不能為聖為賢是為我負天地
此理上除天下除地皆須著人承當非大其心胸堅其

骨力却如何承當得

人處天地之間無不學而成其能者農學為耕工學為藝商賈學為轉移貿易無非學也惟士則學為聖賢所以謂之大學以此思之士而不為大學與農工商賈何以異乎或問不識字人亦可與言大學之道否予曰大在心性不在語言文字今者讀書之人借徑於語言文字所以復其心性也若不識字之人識得自己心性何不可與言大學之道陸象山有言若我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附錄

上

則不識一字亦須堂堂地還我一個人正是此意

學而開章第一便說一學字在上古說這一個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個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為百自孔氏沒而或為楊或為墨或為申韓或為黃老馴至後世而為詞章為訓詁為功名為禪玄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分歧極矣且不特異學一途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陽順陰逆為正學

之蠹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舉世讀聖賢書不知聖賢之學為何物矣吾黨既讀聖賢書欲學聖賢之為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個字

莫道做人是一樣看書是一樣作文又是一樣只是一個道理如此做人則人便端正如此看書則書便親切如此作文則文章便有識力有議論都是一貫將去

為學之弊有五端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談經書則流於傳註鄭玄王弼之類是也尚經濟則趨於權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附錄

上

譎管韓申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譏上蔡為喪志朱子以伯恭為眼粗是也務古學則好為奇博揚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攻文辭則溺於詞藻盧昭王楊旼名士畢竟稱為小才韓柳歐蘇為大家亦不免於夾雜是也要之只不知大道不知大道故胸無主宰到處差錯

問如何為道學曰道者天地自然之道學者學其所謂

道也

一部中庸止說得一道字一部大學止說得一學字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講學者以多為貴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天下何賴焉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別卷

古

今人未嘗學道使先要立一個腔拍凡一言一動一中一服必先要求異於人惟恐人不知為學道此皆是名心名心德之賊也道學畏人知固不可必求人知亦不可畏人知者必至半塗而廢必求人知者必至索隱行怪

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都是恐人言過其實正嘉之間道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風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盡矣此即真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言已謂之清談況於夾襖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

道學不可着意着意便是有所為而為予丙子冬間有志斯道時只是發念要做一個人字字句句要依四書做初未嘗知所謂道學一向只是如此使知所謂道學反多一番着意矣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錄別卷

五

人謂出家修道愚謂只出家便不是道人苟欲出家必所遭之父母如奴壽申生所值之事變如伯夷叔齊而後可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方可謂之道學此兩字正未易當乃今人動以相戲何也

道學不可過於畏人知若過於畏人知其流必為鄉愿盖此事原無不可對人言且士憎多口在孔孟時不

免吾輩豈可過於求全而自餒其氣耶

學道貴能自任蓋既自任則便有一條擔子輕易脫卸不得若囁嚅進退或有或無吾見其終於叛道也要實見得道為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為天地間不可無之學我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自任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無是道則天地且不成天地人於何有念及此則弘道君子豈可不竭力從事乎

道在天地間原不可見惟學道者能見之焉飛戾天魚

欽定四庫全書

思軒錄

卷一

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滿腔中俱是道在

人初生時本自天人合一其歧而二之者氣稟物欲害之也聖人能贊化育參天地只是全受全歸

天地間只有此個道理人人在內人人要做本無可分別自宋以來橫為蔡京章惇韓侂胄輩分出個門戶目為道學甚至讀史者亦因而另立道學傳不知自居何等日用不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乃世往往駭且笑不知何

故正昔人所謂少所見多所恠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不必說道學只是做人做得一分是一分做得兩分是兩分做得八九十分是八九十分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欲為人盡人道

人只是是與不是兩者而已無不是者聖人也全然不是者盜賊樂戶之屬也其餘俱在是與不是之間人須是做正經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正經為本

欽定四庫全書

思軒錄

卷一

怕人說道學只是自己力量小不能有恒若果有恒自能轉世界而不為世界所轉

做道學使事必入鄉愿做道學退怯必入鄉愿此處直是一間大家須着力主意

人得力多在少年每見人至五六十往往喜談少年得力處又喜讀少時所熟一路書其精神在是故也可知聞道貴早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故後來所造甚大若晚年聞道而能自棄所習一依

乎正則又豪傑之士不可以一例論矣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皆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

人非至誠安能不息惟好學與無怠相近學誠而至於誠者亦惟好學而已

孔子聖人其自言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顏子大賢孔子稱之不過曰好學後世周程大儒亦不過一好學至於朱子好學尤甚故能集諸儒之大成

欽定四庫全書

思齋錄

九

其間儘有天資絕人者只不好學學術便頗僻矣乃

知傳千聖之正脉者好學而已

聖門自顏子而下好學惟曾子故曾子卒傳道統不好學最壞事狷者便入於俗狂者便入於禪非特粗淺已也

晦菴詩有云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此晦菴著迷之暇游衍之詩也凡人讀書用工或考索名物或精究義理至紛躓難通或思路俱絕處且放下

書冊至空曠處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觸發盡然中

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窮理妙法又或發憤下惟三冬兩夏滿腹中詩書義理盈溢充足却出來游衍一兩日真覺得水流花放雲行鳥飛滿空中是活潑潑地景象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晦菴之詩之意非此即彼蓋自道其得意之境不覺詞溢乎情耳後儒不容遂以此意為晦翁晚年亦厭其學問之支離而思為解脫真是癡却成個甚麼人物

欽定四庫全書

思齋錄

九

人前說不得夢試思若不是書冊埋頭而終日尋春已卯五月初三日夜夢與人晤談言讀書窮理甚費精神譬如磨刀刀日犀利然銹去而鐵漸減曰然則欲保養精神將廢學乎曰不然不磨則銹日深刀且斷爛欲求其減胡可得也

卧病而起靜坐調息見日光斜入帳中如二指許因以息候之凡再呼吸而日光盡矣因念逝者之速如此